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龔秉震

册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憲官部

不稱　希旨　殘酷

不稱

夫糾察之官是持邦憲耳目之任以司君聽故職修則事舉官邪則政廢矧乃居夫彈劾必當罄其謇諤其或簡畧是務靡見於繩愆畏避為心坐貽於官謗授受之

際益兩失歟罷人之能未易議也

宋荀子伯為御史中丞凡所奏劾莫不深相呵毀或延及祖禰其言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梁謝幾卿自尚書三公郎為侍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謂為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畧不復理

徙為散騎侍郎

後魏爾朱承世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

甄琛為侍中領中尉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所劾

治率多下吏

唐楊國忠初名釗玄宗天寶中以貴妃從父之子為監察御史去就輕率騣履清憲朝士指目嗤之

韋陟肅宗時為御史大夫時朝臣六班多不整肅至有班頭相弔哭者乃罷陟御史大夫以顔真卿代

栁渾代宗時為監察御史憲臺執法之地動循儀軌渾性放曠不堪檢束其僚長局吏咸忿其踈縱渾既不樂乞守外職執政惜其才奏為左補闕

王翊代宗時為御史大夫奉職雖不能舉正綱條以廉謹知名

張延賞代宗時為御史大夫初元載持權歲久寵賂日彰朝綱爵賞無不大壞帝思得正人為已腹心漸收載權以肅朝政繇是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與延賞赴闕時延賞為河南尹以地近先至除大夫適會前成都府司録李少良與殿中侍御史陸班等密上封事論載得失帝付臺問狀延賞疑懼不敢鞫遂託疾以避其事內不

能平猶惜人望出延賞為淮南節度使

敬恬代宗時為御史大夫從容養望不舉綱紀士亦以此少之

于頎德宗建中時為御史大夫初頎為河南尹以無政代還時徵汾州刺史劉暹暹剛愎嫉惡歷典數州皆為廉使畏憚宰相盧杞恐暹為御史大夫虧沮己之所建遽稱薦頎為之以其柔佞易制也

李元素憲宗時為御史大夫是官自貞元中位缺久難

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寖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官散相踈也見屬官必先拜脂帝在列大失人情

李翊文宗開成初為御史中丞帝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曰李翊在臺雖無甚過以為人踈易不稱此官此官乃天下綱紀有司繩準苟用人非當則紊亂典章帝曰李翊官業應不堪舉然為人豈不長厚耶固言對曰臣所奏緣與御史中丞不相宜人即長厚且憲司彈奏

事亦至難官要得宜者

杜宣猷與柳瓌崔鄑魏中唐高宏簡俱為監察御史開成四年四月詔以宣猷為河南府司録參軍瓌為監察縣令鄑為侍御史充鄜坊節度使判官先是御史中丞高元裕上言御史府官屬選用至重宣猷等才望不稱請出之因有是命

後唐崔協莊宗同光初為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崔協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

時人以為虛有其表

李琪明宗天成初為御史大夫時樞密使安重誨宅與御史臺差相對重誨前騶至臺門殿直馬延衝前騶重誨即命斬於臺門琪以重誨權重不敢舉其過又慮諫官論奏乃白於宰相任圜託先聞於重誨即具上聞琪即奏重誨言於臺門斬人事辭旨依違不敢正言其罪

梁文矩天成中為御史中丞上表曰臣近聞有勑命夏秋苗稅取天成二年額為長定雖聖主時行憂軫而黎

民未甚聞知伏請再降明勑令粉壁曉告文矩初執憲綱志在舉職而首陳此議論者以為欲去邪揞佞理甚迂闊

盧損末帝清泰中為御史中丞時有赦放繫囚白文審者延安之劇賊也繫於臺囹圄久之是日釋放翌日衆知之大駭乃重詳赦文比不該放者頼臺司復捕獲文審損與知雜韋稅本推御史魏遜皆停任

希旨

夫執霜簡峩豸冠立赤墀之下蓋所以振肅紀綱糾繩違謬是曰邦之司直者矣則有性本傾邪志必憸險承望風旨迎合意趣或文致其罪惡或增飾其左驗陰中良善容搆忠賢多所剿絕自求進取無靦於面目不畏於簡書雖曰人之不臧亦乃政之多辟云耳

後漢郗慮為御史大夫少府孔融見曹公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偏邪跌宕不拘正理）曹公憚之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承望風旨以微

法奏免融官

晉王宏武帝時為司隷校尉於是簡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帝嘗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簡婦人袒服至褰發於路論者以為暮年謬妄繇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

南齊孔稚珪為御史中丞初王融為竟陵王子良拔置寧朔軍主武帝疾篤融欲立子良鬱林忿之即位十日收下廷尉使稚珪倚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

跡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徼塵若求將領遂招納不逞
扇誘荒傖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
舌之内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
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原據答融辭曰因實
頑蔽觸行多僣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
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釁咎過蒙
大行皇帝奬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職任之重司徒公賜
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

前後陳伐敵之計亦仰開先朝令假邊塵乍擾令因草
撰符詔又司徒宣勑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
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勑而行非敢虛扇且格
取亡叛不限傖楚狡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
賍賄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
容都無主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
甕啓生日詩序接敵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
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

詆毀因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甞誇示里閭彰曝遠近自循自省竝愧流言良繇慮淺寡虞致貽罥謗伏惟皇明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身死之日無恨泉壤詔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嘆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此等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憂懼不敢救

後魏甄琛宣武時為御史中尉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别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奸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猶想隱惻琛告人曰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

北齊封孝琰廢帝時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

隋裴藴為御史大夫時蘇威為納言煬帝時盜賊不止

天下大亂威每諷諫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胷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啓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為民蘊又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

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附藴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藴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䌌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

唐崔義元高宗時為御史大夫希密旨陰中長孫無忌等罪立皇后武氏

袁守一為監察御史時節愍太子重俊搆亂魏元忠子昇時為脇從宗楚客等將誣元忠通謀侍中楊再思中

書令李喬又希楚客旨欲致其罪中宗不從守一遂表
彈元忠曰臣聞去疾宜遠史策攸存惡逆不誅禍難未
已故潘崇進說宮甲遂興霍禹陰謀芒刺可驗謹案魏
元忠擢自布衣越昇台衮十旬遠至一歲九遷日月借
其光彩風雲姿其鳴躍享營邱之大名食睢陽之茅土
當須竭誠畢命徇義酬恩而乃搆惑儲宮躬為謀主位
高勢重狼顧豺聲親典五兵又司百揆儲宮向闕先召
賊臣北軍斬關未聞死難至於陷重俊令犯逆誘臣下

使謀君戎馬滿於宫中戰場在於闕下宸座驚逼兆庶

憂懼一日之間中外隔絶禍交之首實階元忠宜肅朝

章以明典法用塞人祇之怨稍清郊廟之恥罪狀既實

自孽難逃義士忠臣誰不憤激重俊是陛下之子猶加

昭憲元忠非勲非戚焉得獨漏嚴刑縱陛下惡死好生

其如國典何元忠等請汙宫以謝罪赤族以申刑伏望

付法據狀科斷

敬羽為御史中丞時道士申泰芝託使鬼物劫老之術

得幸於肅宗因使往湖南宣慰受奸贓鉅萬又以訛言惑衆潭州刺史龎承鼎按其事以聞肅宗不之信召泰芝赴京師下承鼎於江陵獄詔嚴郢窮理之郢具以泰芝之奸狀聞肅宗又令中使與呂諲同驗諲亦執奏泰芝無狀肅宗皆不納羽希㫖附會泰芝肅宗大怒竟杖殺承鼎

賈全為御史中丞德宗貞元中夏州節度使韓潭朝京師其監軍賈英秀在鎮挾誣捕州人馮翊節度推官王

游順典李縉朝以枷拉殺翃翃子琪以冤上訴兼告英秀贓狀下御史臺按之全希旨以附中人奏請留免英秀於内侍省餘黨於臺推得實故游順等坐死英秀獨削一階

殘酷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聖哲知一成而不可變故矜恤之心至矣曁夫失政之世强猜多忌峻刑罰以攝下委酷吏以為能擢之憲臺恣彼兇忍或求官屬之

陰罪或屠流人以逞威始為嫉惡如讐冀叅柄用終則舞文深詆謂其敢决招集同惡則千里響應自臨筴朴則五毒備極行路為之寒心舉朝為之累足其後雖萬乘易慮何補寃痛異代覧之孰不嗟惋

漢王温舒武帝時以廷尉史事張湯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

咸宣武帝時為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詆誣也）稱為决疑數廢數起為

御史中丞者幾二十歲幾音巨衣反

杜周武帝時以廷尉史事張湯至御史使案邊失亡邊卒多亡也一云郡縣主守有所失亡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

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倣然重遲外寛

内深刺骨其用罪深刻至骨

後漢周紆章帝時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

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免歸田里永元五年復徵為

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雒陽録囚

徒二人被掠生蟲左除騎都尉

陽球靈帝時為司隷校尉先是球為尚書令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隷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為司隷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𦆗中黄門劉毅小黄門龎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紀明諂附佞倖宜竝誅戮於是悉收甫紀明等送雒陽獄及甫子

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紀明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産妻子皆徙北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勑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

諸奢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塟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抆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隷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勑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横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

王甫段紀明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

後魏李彪為御史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欵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土渠皆鞭而殺之彪之病也體上往往瘡病痛毒備極

北齊宋游道仕東魏為御史中尉性剛直疾惡如讐見

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别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悦色朝士甚鄙之

唐來俊臣則天時為御史按制獄素小不合意者必引之前後坐族千餘家擢拜左臺御史中丞與侍御史侯思正王宏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衛遂忠等同惡相濟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為羅織數州相連千里響應欲誣陷一人即數頭别告皆事狀不異異口同音以惑

上下仍具云請付來俊臣等推勘必獲實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具意皆綱羅前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甕以火圜繞炙之兼絶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制書寛宥囚徒俊臣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與游擊將軍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

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復有鐵籠頭遭其加者輪轉於地斯須悶絶矣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棒於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䰟膽飛越無不自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之故吏兢勸為酷毒繇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俊臣復按大將軍張虔勗大將軍内侍范雲仙於雒州收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刀斬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使臣寃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

俊臣贓汙滋甚荒淫無度百官妻子及商人財貨多被其逼奪御史紀履忠劾奏其狀准犯當誅則天以俊臣告事有功特恕其死

侯思止則天時為左臺侍御史既按制獄苛酷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白司馬者雒陽有坂號白司馬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棒即殺瑯琊王冲者也思止閭巷庸奴嘗以此謂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倒曳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

驢墜脚為鐙所繫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

萬國俊則天時為司刑評事長壽二年二月有上封事人言嶺表流人有陰謀逆者則天遣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若得反狀便斬決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置於别所矯制賜自盡竝號呼稱寃不服國俊乃引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便誣奏云諸道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為變不遥則天深然其奏又命右衛翊二府兵曹叅軍劉光業

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並攝監察御史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按鞫諸州流人尋擢授國俊朝散大夫行左肅政臺侍御史光業等見國俊盛行殘殺得加榮賞幷受鸞臺侍郎傳游藝之旨乃共肆其凶惡唯恐後之故所在殺戮光業誅七百（一云九百）德壽五百人（一云七百）其餘少者不減百人（一云五百）亦有雜犯及遠年流人本非革命時犯罪者亦枉及禍焉則天知其寃濫制被

六道所誅家口未歸者遞還本貫國俊等俄相次被誅其不死者坐事流竄而衆議咸以爲殘酷所致

王宏義則天時爲左臺侍御史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氊褥遭之者斯須氣絶矣與來俊臣嘗行移文牒州縣愲懼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野葛也

郭霸則天時爲左臺殿中侍御史嘗推坊州刺史李思徵榜棰拷禁不勝而死

胡元禮爲侍御史長壽中左臺侍御史王宏義流放瓊

州安稱勑追時元禮使嶺南次於襄鄧會而按之宏義詞窮乃請曰與公氣類元禮曰足下任御史元禮任雒陽尉元禮今為御史公乃流因復何氣類乃榜殺之

周利貞中宗神龍中為侍御史出為嘉州司馬桓彥範袁恕己等為武三思誣搆流桓彥範於瀼州敬暉為崖州袁恕己於環州三思猶慮重被進用納崔湜計令利貞攝右臺侍御史就嶺南矯制殺之彥範行至貴州利貞遇之於途乃令左右執縛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

然後杖殺之怨已至環州為利貞所逼飲野葛汁數升
怨已嘗服黄金飲毒訖憤悶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
殆盡竟不死乃擊殺之

姚紹之為監察御史中宗朝駙馬都尉王同皎與張仲
之祖延慶謀誅武三思事洩乃勑左臺大夫李承嘉與
紹之按於新開門紹之初將直盡其事詔宰相李嶠等
對問諸相懼三思但僶俛佯不問仲之延慶言不已宰
相有附會三思者屢與承嘉耳語復說誘紹之其事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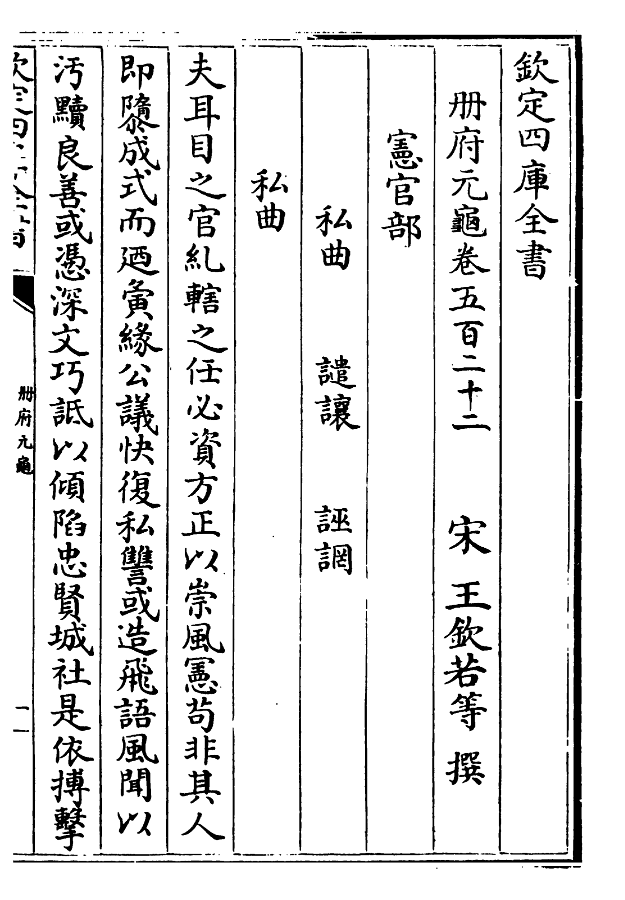
變遂密置人力十餘引仲之對問至則為紿之所擒塞口反接送獄中紿之還謂仲之曰張三事不諧矣仲之固言三思反狀紿之命捧之而臂折大呼天者六七謂紿之曰反賊臂且折矣命已輸爾當訴爾於天帝乃自誣反而遇族

王旭玄宗時為左臺侍御史開元初光祿少卿盧崇道以崔湜妻父貶於嶺外逃歸匿於東都為讐家所發詔旭究其獄旭欲擅其威權因捕崇道親黨數十人皆極

其楚毒然後結成其罪累遷左司郎中嘗帶侍御史旭
為人嚴苛左右無敢支吾每銜命推劾一見無不輸欵
者
敬羽肅宗時為監察御史作大枷有鉤尾榆着即悶絶
又卧囚於地以門關輾其腹號為肉䏝飥掘地為坑實
以棘刺以敗席覆上領囚臨坑訊之必墜其中萬刺攢
之有胡人康謙為試鴻臚卿知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
其陰通史朝義謙髭鬚長三尺按之兩宿鬚髮皆秃膝

踝亦拷碎視之者以為鬼物非人類也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一



册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憲官部

私曲　譴讓　誣罔

私曲

夫耳目之官糺轄之任必資方正以崇風憲苟非其人即隳成式而迺夤緣公議快復私讐或造飛語風聞以汚黷良善或憑深文巧詆以傾陷忠賢城社是依搏擊

莫及豈唯人之不幸抑亦國之巨蠹矣

後漢胡种為司隸校尉與王宏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宋翼迂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李暠為司隸校尉初蘇謙為扶風郡都郵時暠為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莫敢糺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贓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

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
到京師而讜後私至雒陽暠收讜詰掠死獄中暠又因
刑其屍以報苦怨
段紀明為司隸校尉紀明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
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
晉荀愷為司隸校尉搴秀為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
愷素相輕侮王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
妻秀即表訴彼誣論穢行文辭亢厲以譏抵外戚于時

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緜是而損遂坐免官

宋荀伯子為御史中丞凡所奏劾莫不深相汚毁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南齊袁彖為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

袁昂為御史中丞先是沈淵為御史中丞彈昂從兄𡚁興太守彖及昂為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繢父在傲白憾車免官禁錮

陸澄為御史丞弟鮮為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

錢鮮死子暉誣為買券測與澄書相往反後又賤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趣販所不為況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測遂為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

梁到洽為御史中丞初劉孝綽與洽友善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為廷尉卿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為

隱其惡改妹為姝坐免官

陳劉孝儀為御史中丞與徐陵有隙及陵出為上虞令孝儀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坐免

後魏高道悦為治書侍御史時徵兵閱集道悦奏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時道悦兄現為外兵郎中而道悦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

崔亮為御史中尉初邢巒為度支尚書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宣武所寵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

巒事成許言於帝以亮為侍中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奴婢亮外雖方正内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身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

王顯為御史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换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囑未皆得人於是衆口喧譁聲望致損

北齊高慎為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選焉

張子階為御史初畢義雲為司馬子瑞所彈而子瑞從兄消難為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籖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具覆執子瑞事亦上聞以前讌賞義雲嘗預從此後集見稍疎聲望大損

隋斐藴為御史大夫煬帝親征遼東以尚書左丞郎茂

為晉陽宮留守恒山賛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
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與蘊雜治之茂素與蘊等不
平蘊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隷别駕
楚之皆除名為民徙且末郡
唐袁異式為監察御史初右相劉仁軌為給事中受詔
按李義府殺畢正義之事仁軌既不曲掩其狀義府銜
之繇是見排出為青州刺史俄又以運糧失船異式馳
往鞫之承義府之旨逼仁軌令自殺辭曰仁軌劾官不

辯國有常刑公若以法斃之則將欲逃死亦不可得也今若遽自絞縊以快讐者竊所未甘心焉於是結奏仁軌罪詔削官爵令於遼東効力

宇文融為御史中丞時中書令張說惡其為人屢排抑之融乃與崔隱甫劾奏說贓狀說繇是罷相

張著為監察御史冠豸冠彈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嚴郢於紫宸殿劾郢奉詔發人浚陵陽渠匿詔不時行故使奔蹙以歸怨於上帝即位之初侍御史朱敖請復制置

朱衣豸冠於内廊有犯者御史服以彈帝許之又令御史得專彈舉不復關白於中丞大夫至是著首行之乃削郢御史中丞而著特賜緋魚袋自是懸衣冠于宣政之左廊然著承楊炎意彈郢無何御史張滂復以朋黨私𣅿彈中丞元全柔衆議不直乃詔御史不得專舉竇參為御史中丞多率情壞法初定百官俸料以嘗為司直黨其官故給俸過於本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初令太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又惡詹事李昪遂移詹事

班退居諸府尹之下甚為識者所嗤

嚴郢為御史大夫初郢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時楊炎為相惡其異己誣以他罪削兼中丞及盧杞將傾炎炎罷相乃引郢為御史大夫與協謀發炎罪及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御史臺獄箠楚無驗搆成其罪貶炎于崖州惠伯于費州郢既報怨過當人頗不直郢後得罪既至費州道左睹柩殯問其姓名或曰得罪趙惠伯之殯也郢默然慙恧歲餘而卒

李夷簡為御史初京兆尹楊憑在江西日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巡屬憑頗踈縱不顧接之夷簡嘗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里功作并興又廣蓄伎妾於永樂里之别宅時人大以為言夷簡乘衆議舉劾前事且言修營之僭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益急上聞且貶焉追舊從事以驗自貞元已來居方鎮者為德宗所姑息故窮極僭奢無所疑忌及憲宗即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為宜然繩之太過

物議又譏其深切矣

崔元畧任刑部郎中知雜時中丞改京兆尹物議以吏部郎中崔植有風憲之望元畧因入閣妄稱植失儀命御史彈之時二人皆進擬中丞旨果授元畧植深銜之

竇易直為御史中丞時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曰儀制不當與隔品官元禮易直時奏非餘慶所議及易直為右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禮時論非之

譴讓

周官小宰之職所以糾邦禁秦制御史之任所以持國憲葢言責之攸重必剛正以自守官或有曠咎將焉往若乃論奏失中案劾非實稽留諸事抑滯枉㹮逮捕而靡審報聞而自擅畏避不舉違慢弗恭縱吏受賕徇私成黨舞文以巧詆罔上以飾詐忘書馬之為慎恣逆鱗而忤旨自作弗靖罔求諸已用是譴罷實取衆棄其有備員臺署懵視簡牘不練習於舊典惟專事於外剛茂聞令猷實損朝望繇兹坐免不亦媿乎

後漢鮑永光武建武中為司隸校尉大司徒韓歆坐事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為東海相

鮑昱為司隸校尉明帝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

晉傅祇為司隸校尉楚王瑋之矯詔也祇以聞奏稽留免官

范泰為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

宋王準之為御史中丞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

何承天為御史中丞尚書左丞謝元舉承天賣茭四百
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
南齊陸澄為御史中丞太祖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
等坐家奴客為刼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
不糺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糺中丞之
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彦回簡宋巳來左丞糺正而中
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
明下籠朝職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曰澄表據多謬

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

梁張緬為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鬭左降黄門兼領先職

陳王政為御史中丞時始興王叔陵所作尤不軌侵淫上聞宣帝遣責政以不舉奏免政官

北齊高慎為御史中丞以不稱朝望文襄奏令改遜馮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為慎所棄暹時為文襄委任慎謂其搆已性既狷急積懷憤恨因是罕有糾劾多所

縱舍高祖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為北豫州刺史

袁聿修為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領兼御史中丞

司徒録事叅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聘太原王文

女為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聘為定聿修坐為首

寮又是國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

隋張衡為御史大夫煬帝欲大汾陽宫令衡與紀宏整

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弊伏

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

衡自謂畫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翊從之汾陽宫又録前幸涿郡及祠北嶽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

劉子翊大業中為侍書侍御史從幸江都值天下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繇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

唐泰令言為監察御史時雒州長史譙國公許力士以

子欽明犯奸贓配流建州令言以按事失實解任初令言受詔推欽明客謂令言曰君鼠目不應利見戒在奏事令言曰此素所便也不習而入及奏不稱且謂力士為許長史帝怒曰對我猶喚許長史此豈推得事吏令法司重鞫之力士又侵居人田宅以廣園池占渚田以為馬牧繇是力士令言皆得罪

崔謐為御史中丞以推明崇儼事失實貶為虔州長史

張洽為御史中丞開元十年以雒陽縣主簿王鈞坐贓

杖殺之玄宗謂宰相張嘉貞曰兩臺御史河南尹韋湊作何政理遣吏官侵漁朕思復淳風永懐壽域輦轂之下豈圖有此等官慢法何謂有司春秋責帥即其義也嘉貞對曰陛下深愛黎元為之除害韋湊等不明不肅實負聖朝臣望各貶其官以勸長吏即日遂貶湊為曹州刺史洽為通州司馬

韋陟肅宗至徳中為御史大夫時右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尚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迂誕帝令

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顔眞卿同訊之陟入言甫所
陳讜言論房琯被黜不失諫臣大體帝由此益踈遂罷
御史大夫受吏部尚書
房宗偃為御史中丞建中元年坐與劉晏友善貶虔州
司馬
楊護代宗大歷八年為殿中侍御史分職左巡時郇模
哭市護不聞奏帝以為壅蔽貶護為連州桂陽縣丞員
外置

呂渭爲殿中侍御史德宗初即位以李涵爲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渭爲判官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羣臣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爲宗正少卿此時無言今爲少傅渭妄有奏議詔曰呂渭僣陳章奏爲其本使薄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晉有司曹之諱歎其忠於所事亦謂確以上聞乃加殊恩俾膺厚賞近聞所陳少字往歲已任少卿昔是今非

罔我何甚豈得謬當朝典更側周行宜佐遐藩用誡薄俗可歙州司馬同正𨽻是改涇為簡校工部尚書兼光禄少卿仍充山陵副使

崔蘧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初建中元年勅京城諸使及府縣季終命御史分曹巡按繫囚省其寃濫以聞近年以此軍職在禁密移牒而已御史未嘗至其軍蘧任官近嚴明遇下下思陷之知蘧不練故事令至右神策軍云奉制巡覆軍使等以為持有制令御史推覆不

詳其舊例也頗驚愕軍中遽奏之帝發怒笞遂四十配崖州

元稹憲宗元和五年為監察御史分司以攝河南尹房式於台擅令停務罰俸料一季追赴西臺旋貶江陵府士曹叅軍

盧則為監察御史出按連州刺史崔簡得實及還其下吏受觀察使李衆賂綾六百疋簡弟計訴推吏決杖配流勑御史出使動為摽式功在肅下不唯撿事監察御

史盧則奉使推鞫致使官曲犯贓被人告訴失在周慎
亦可薄懲宜停見任
韋乾度元和十二年為御史中丞時監察御史韋楚材
請按河中觀察使趙宗儒擅用貯備凶荒羨餘錢及贓
罰錢米貫石數至八萬詔監察御史崔鄯覆則宗儒以
行營軍用且有詔命以楚材舉不實貶為江陵兵曹叅
軍楚材以無公劵因宿於城東別墅三日方達藍田縣
會乾度疏理楚材事楚材素與裴度善時度與李逢吉

不叶憲宗以事連宰相故召給事中張賈中書舍人李程召乾度及比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宋景兼追楚材等鞫辯之其所追堂帖先至商州數日後楚材方到帝皆知之又本推覆楚材所舉趙宗儒事御史崔鄯稱奉使回謁辭乾度於私第乾度引之外堂約鄯令附會楚材事故兼以崔鄯同鞫之於是貶乾度為朗州刺史宋景為韶州司馬景初被鞫對曰侍御史知雜事所以賛中丞也今若以乾度為過即景無所逃責故貶焉

李道樞敬宗寶歷初為侍御史被酒詣中丞獨孤朗宅請事醉不能去即劾奏之故以道樞為太子司議郎分司東都

王源植寶歷二年為殿中侍御史源植於衢路為教坊樂伎所侮源植道從訶叱不止遂成忿競京兆尹劉栖楚科責伎者訴於本司因有詔令御史臺勘詰時中丞獨孤朗論之稍過帝怒遂貶源植為昭州司馬同正

高少逸寶歷二年為侍御史時金吾將軍李岵入閣失

儀少逸為知彈御史以不彈奏貶太子左賛善大夫御史丞獨孤朗侍御史竇鞏不彈奏少逸宜各罰一月俸
溫造為御史中丞文宗太和二年宮中遺火造奏初聞宮中遺火縁妖賊竝禁在臺恐有奸謀遂追集人吏設備隄防然後奔走入朝到稍在後兩廵使崔宜姚合其日臺中忽聞有火遂追集所領赴朝堂到稍在後臣等職列紀律之次庻寮動皆取則若不重罰難勵衆情自罰三十直宜合請各罰三十直宰臣等奏禁中火焰所

及迫近正衙宰相已下皆在火所御史中丞合率僚屬先至闕下其日兩廵使直至申時火滅始到中丞隔宿追朝隨例方至物情不可議論喧然其所議罰纔比臺司錯失既以上聞又不待罪有乖敬慎恐須别議責罰奉勑事出非常臺有妖賊官曹警備亦謂慮周即合待罪朝堂候聽處分量罰自許事涉乖儀温造姚合崔宜等各罰一月俸所請罪錢宜竝放賜

梁蕭頃為御史司憲太祖開平三年鄆州百姓劉郁於

駕前陳狀論金吾大將軍石彥辭賣宅不肯交割經御
史臺論理不為推窮事頃與侍御史盧穈各罰兩月俸
孔邈為殿中侍御史乾化元年貶為同州澂縣尉以扈
從北征後至行在故也
鄭觀為監察御史乾化二年御史臺奏准堂帖送到臘
饗行事官秘書監苗暐等五人狀稱十二月二十六日
臘祭百神十九日早於都省受誓戒至午時監察御史
鄭觀狀稱其日泥雪稍深所乘驢畜瘦劣墜車數四遂

至遲違者奉勑國之重典祀事為先監察御史本虞不恪今則衆官晨興已到御史日晏方來既紊國章難虧朝典其鄭覲宜停見任

後唐崔協為御史中丞莊宗同光中與殿中侍御史韋棁魏遜詣東上閤門進狀待罪罰俸有差刑獄奏牘脫略文字故也

趙玊為侍御史明宗天成四年七月推劾汴州相國寺僧崇德宗内誤書僧審方入罰一月俸

盧損末帝清泰三年為御史中丞初延州保安鎮將白文審郡之劇賊高行周作鎮時差人往替不受代屬前年春擾亂文審專殺郡人趙思謙等十餘人後經赦放罪去年春思謙弟思誨詣闕訴兄之冤帝亦素知文審之兇惡容令本道捕之下獄遣殿中少監張仁愿於鄜州置獄推鞫文審伏殺十餘人罪未盡疑乃追赴京師連坐者二十八人繫臺獄方按鞫屬五月十二日御札自今年五月十二日已前除五逆十惡放火刼舍持杖

殺人外竝委長吏如已得事情或未見贓驗不在追窮
枝蔓以所招疾速斷遣損爲人輕易即破械釋文審後
奏帝大怒復收文審誅之堂帖勘臺公文云奉德音釋
放不得追領祇證中書誥云御札云不在追窮枝蔓無
不得追領祇證六字擅添改勅語詔責授右賛善大夫
知雜御史韋棁責授太僕寺丞侍御史魏遜責授太府
寺主簿王岳責授司農寺主簿
晉薛融爲御史中丞高祖天福四年融乘馬入尚書省

門罰俸一月

李鼎為侍御史天福八年勑曰李鼎方居憲府合禀朝章豈可八月中喪妻十月後供狀欺公冒寵以死為生既彰罔上之愆難處觸邪之地止停見任尚示寬恩宜勑停見任初侍御史鄭搏彈奏云伏見李鼎今月十一日衙謝妻陳叙封事察認羣言似踰常例臣遂簡詳按内具李鼎去年八月中請妻亡准式假十月終供狀請叙封有此過尤致招羣論竊循職分理合舉明者勑下

臺司勘狀不虛敻稱准去年七月十七日德音特叙封
敻妻八月中病亡十月内中書大例遍取朝臣父母妻
官諱邵氏遂供文狀自後不解開落申報者所司奏聞
遂有是命
周邊歸讜為御史中丞顯德五年奪俸一季先是百官
因事班於廣德殿門外歸讜忽爾厲聲聞於帝座觀者
無不悚然故寘於罰

誣調

夫職司邦憲位振朝綱則必篤之以嚴明守之以正直行之以禮奉之以仁故法靡不通事無不舉若乃誣調以肆其意高下以快其心或以報仇讐或以伸怨憾或搆讒以成其罪或邀寵以重其法無辜受禍因私被戮夫如是茍逃人患必致天誅士君子束髮從官出身事主可不鑒於斯而已夫

唐來子珣為侍御史天授二年臘月誣搆文昌左相魏王承嗣文昌右相岑長倩監修國史殿中監河内王懿

宗兼簡校右金吾衛大將軍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鷹揚衛將軍虔通並以謀反誅

來俊臣累遷侍御史天授初王公百僚皆勸革命右衛將軍李安靜太子少保綱之孫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及被收下制獄俊臣詰其反狀安靜謂曰以我是唐家老臣須殺任殺若問以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誣搆殺之

二年臘月劉行感兄弟坐謀反制令納言史務滋與俊臣同鞫其獄俊臣奏言務滋素與行感周密意欲寢其反狀則天怒令俊臣鞫之務滋恐被陷於極刑遂自殺俊臣遷御史中丞三年十月奏鳳閣侍郎任知古地官侍郎狄仁傑冬官侍郎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右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並謀逆請誅之制不許特令免死文昌左相魏王承嗣曰仁傑等包藏逆節事迹並彰陛下雖欲屈法申恩無以懲艾

凶慝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涣汗已行不可更返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奏曰陛下不殺裴宣禮等臣請絶命於前遂以頭觸殿階流血覆面獻可即禮之甥以此表人臣之節鳳閣舍人向光道侍御史張知默又極言請誅之不許唯左授知古江夏縣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行本嗣真流於嶺表又羽林將軍蘇幹遷東宫尚書俊臣素忌疾之遂誣奏在魏州與瑯琊王冲書疏往復因繫獄發憤而卒又泉

獻誠為右衛大將軍俊臣怒遂誣其謀反縊殺之又俊
臣與太僕少卿李昭德素不協遂誣搆以反罪
姚庭筠為御史中丞節愍太子之舉兵魏元忠子昇為
其脇從遂稷為亂兵所殺庭筠誣奏曰臣聞貞觀中兵
部尚書侯君集有社稷元勲蒙賜鐵券后與太子承乾
謀反法司斷以極法太宗臨朝謂羣臣曰君集有功于
國朕將乞其性命公卿等許我乎于時羣臣爭進皆云
君集擬傾危社稷天地不容請處斬之以明大法太宗

涕泣與訣令依國典斬於四達之衢以謝天下其后房
遺愛薛萬徹及齊王祐等作逆雖是懿親皆從國法誅
戮今魏元忠與李多祚等結搆謀反并男俱入逆從陛
下仁恩欲掩其過臣今訐揚是犯龍鱗忤主意但以事
緣宗社豈能希旨不言且元忠功不逮君集身又非國
戚君集等反形讒見未有兵戈元忠等兵纒紫微圍逼
宸座今朝廷諠議皆云據元忠釁募逆合赤族汙宮在朝
廷有朋黨寬救其惡為飾詐詞以惑聖聽昔宣尼為魯

司勉七日誅少正卯臣蒙擢居憲司已經十日不能誅鋤逆黨息朝廷紛議可謂素飡尸禄負陛下鼎鑊之烹願行兩觀之誅以絶四凶之慝中宗頗然之繇是貶元忠宋州員外司馬

冉祖雍為侍御史與冬官侍郎朱敬則不協遂誣其與王同皎親善貶授涪州刺史未行朝廷知其非罪轉廬州刺史俄以疾卒

宇文融為御史中丞開元中盧從愿代韋抗為刑部尚

書頻年充較京外官考使前後咸稱允當時融承恩用事以括獲田之功本司校考為上下從愿抑不與之融頗以為恨遂密奏從愿廣占良田至有百餘頃其後玄宗嘗擇堪為宰相者或薦從愿帝曰從愿廣占田園是不廉也遂止不用

楊國忠貴妃從父之子天寶中為監察御史時李林甫於皇太子有不利之釁乃潛圖傾覆以避後患侍御史楊愼矜承望風旨密誣奏韋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子

狀以與動揺𤣥宗素知太子無他愼矜因舉其别犯奏議畏却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為黨使接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温深文醜誣為國忠爪牙固深竟堅及太子良娣親屬柳績杜昆吾等痛繩其罪以樹權於長安中别起推事院自是嵗連大獄追捕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國忠發之林甫方以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劾奏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乘而為邪得以肆意累遷御史中丞日加親幸初楊愼

矜白林甫引王鉷為御史中丞同其奸謀及大獄屬搆
帝終無疑太子意慎矜稍自退將避後禍因與鉷有隙
鉷與國忠連奏慎矜抵以不道誅於是權傾内外公卿
累息
唐旲肅宗時為御史誣蒲州刺史顔眞卿貶饒州刺史
竇羣性險躁喜營為與李吉甫善元和三年吉甫擢為
御史中丞及得權反與知雜事呂温侍御史羊士諤等
黨比同搆陷吉甫毎陰伺其過吉甫甞召術者陳登宿

於安邑第翌日韋命吏捕登考鞫偽搆吉甫陰事密以
上聞憲宗召登立辯其偽貶温為均州刺史士諤資州
刺史韋出為潭州刺史既行又貶為黔州刺史
韋楚材為監察御史元和十二年楚材請按河中觀察
使趙宗儒擅用貯備凶荒羨餘錢及贓罰錢米貫石數
至八萬詔發監察御史崔鄯覆之則宗儒以行營軍用
且詔命三州分數不同勑趙宗儒取晉絳等州錢物事
皆有繇水旱錢減亦為明據遂釋放以楚材舉不實貶

楚材為江陵府兵曹叅軍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二

册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諫諍部

總序

傳曰天子有諍臣七人又曰命百官箴王闕孔子之述諫有五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諍諫五曰贛諫蓋古之王者莫不開諫諍之路延讜直之議思聞已過以救時弊然後上下之情無壅大小之政咸叙以

臻夫至治者也太古之世朴畧而無紀三五以降則軒轅有明堂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進善之旌禹有五聲之聽湯有好問之誥武王有大道之訪咸所以詳延嘉話頗彌縫其闕故前史所載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至於朝夕起居不忘納諫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詔燕居有史工之詞至於大夫士有規訓傳言之告庶人商旅有誹謗陳貨之儆百工之

賤許執藝以獻喻遒人之職專徇鐸以采詩諒夫諫諍之所繇來者舊矣漢氏之後居人上者何嘗不遐迪古訓諮諏善道稽農博采虛已以延納濬發嘉謀下及幽隱退託不明求所裨益自秦置諫議大夫專掌論議漢廢其職至武帝復置諫大夫隸光祿勳無常員率用名儒宿德以任其職周旋侍從叅相諷議世祖增議事員三十人魏氏遵之逮晉而罷江東唯梁陳有此官後魏置諫議大夫七十隸集書省北齊因之後周之官府有

保氏大夫掌規諫又有諫議誠議等大夫隋置諫議大夫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之唐武德初置四員屬門下龍朔中改為正諫大夫武后垂拱中又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二人供奉左右箴規得失天授中左右各加三員共十人神龍初復舊四員正議大夫復為諫議大夫開元定制左右補闕拾遺各二員復有內供奉各一員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貞元四年分置左右諫議大夫各四員隷兩省元和元年止置諫議大夫四員罷

左右之名會昌二年復置左右以備兩省員數無所加朱梁至周無所改易咸以忝侍親近専職諭諫大則廷議小則上封秩序清峻推擇精妙尸厥職者頗難其人今兹考歷代論諍之烈取古五諫之義第其品次垂為訓典若夫事君有勿欺之義廷諍有仗死之節危言以期寤主逆耳而思益國是之謂直諫酌王度而糾謬攻時病而盡規本獻可替否之猷遵救惡弼違之訓是之謂規諫陳古義以喻今寓文辭而導意託事類以進說

因訪問而申對是之謂諷諫排姦罔避乎惡訐救危靡俟乎旋踵蓄憤悱而有犯本質亮而不回是之謂強諫含忠有素齎志將没忘軀而圖國忍死以緒言是之謂遺諫以是五者列而叙之凡率土之濱皆為臣子雖草萊之淪賤士伍之卑冗咸被延納得以言事今之所采良無間然至有嘉其鯁亮特蒙奬遇申之賞賚存乎激勸亦用論著備乎品目凡諫諍部六門云爾

諷諫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葢所以因事託物寓情見意
巽言之者無罪而聞者之自戒爾三代而下良臣踵武
志存納誨言思利國乃有陳之箴訓形于風什敷引經
義援述古道假文以詮理藉辭而獻規誠心内激精義
濬發周定紬繹旨意微婉亦有曲終而奏雅勸百而風
一始於浮夸終於節儉又曷嘗不感悟時主補其闕而
救其惡哉故人臣之禮不顯諫者得事君之道矣
周辛甲武王時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闕過也百官各為箴以誡

王過也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獵者芒芒禹跡畫爲九州芒芒遠邈也畫分也經啟九道九道九州之道也啟開也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歸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忘其國卹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也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也告僕夫不敢斥尊也

召康公成王時爲太保作公劉泂酌卷阿以戒成王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也公劉后稷曾孫夏末迫逐遷于

卯而有居民之道也其詩曰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篤厚也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卯國乃有疆埸也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言公劉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于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其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泂遠也餴餾也饎酒食也言遠酌流潦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強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卷阿言求賢用吉士也其詩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卷曲也阿

大陵也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矢陳也言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齊感王之善心也

優旃者秦倡朱儒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

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公車帝欲起上林苑朔進諫曰

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因奏泰階之事帝乃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皆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兵甲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孝景時為武騎常侍因病免客游梁作子虛賦時楊得意為狗監因帝善此賦而薦之子

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賦奏帝以為郎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通夜郎僰中巴蜀民大恐帝遣相如使蜀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又相如從獵還過宜春宮奏賦以

哀二世行失宜春本秦之離宫胡亥於此為閻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又相如為孝文園令見帝好僊因曰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奏大人賦天子大悦

王褒蜀人也宣帝時徵褒既至詔褒作聖主得賢臣頌末句云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僑松是時帝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官至諫大夫

枚臯為郎待詔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

揚雄成帝時待詔承明之庭帝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本秦之林光宮也）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鳷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櫟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小雅斯干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盤庚殷王名也遷謂都亳也唐虞謂堯舜也採柞木也三等土階三等言不過也）且其為已久矣非

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帝謂天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為儻鬼神可也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一日從法駕也在屬車閒豹尾中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后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三月帝將祭后土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

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羡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十二月帝羽獵揚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鳳凰巢其樹黄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屮木茂成湯好

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裕饒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瀕渭而東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駁娑殿名也漸臺泰液漸臺在泰液池中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御所營尚太奢麗誇詡詡大也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

折中呂泉臺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修而已當以泉臺折中也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禽獸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長楊宮名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帝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

劉向為光祿大夫校中五經秘書成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時數有

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應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故為鳳兄弟起此論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趙謂趙皇后昭儀衛謂衛婕妤向以為王教繇内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

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

後漢杜篤京兆杜陵人光武都雒陽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雒邑乃上奏論都賦後終從事中郎

張衡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

傅毅明帝時為大將軍司馬以帝求賢不篤士多隱處

故作七激以為諷

班固初為蘭臺令史後為郎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

馬融安帝永初中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大将軍鄧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縱横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

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

陳忠安帝時為尚書屬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内懷憤懣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

趙岐靈帝時為司徒胡廣所辟岐以綱維不攝閹豎專權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留中不出

魏劉劭明帝時為散騎常侍嘗作趙都賦帝美之詔劭作許都雒陽賦時外興軍旅内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

諫焉

晉張華惠帝時為侍中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

庾義穆帝時為吳興内史帝頗愛文義義至郡獻詩頌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措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況今所以

益其憂懼陛下明鑑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假少垂察覽

桓伊為右軍將軍謝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撿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極盛而搆會之嫌隙遂成孝武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不遷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

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刋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霑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南齊周顒明帝時為輔國府主簿時帝頗好言理以顒

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

後魏成淹獻文時為著作郎帝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枝輿釋遊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等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勑停行

高允孝文時為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允上酒訓曰被勑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臣以朽邁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録臣於將歿之年勗臣於已墜之地奉命

驚惶喜懼無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願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之下罔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為警戒此之至誠感悟百靈而況於百官庶士萬民乎臣不勝踊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悾悾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辭曰自古聖王其為饗也玄酒在堂而醍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

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雖非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繇人不在數也商辛躭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為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為狀變惑性情雖曰哲人孰能自覺任官者殆於政也為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于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於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

不亦寡乎言所失者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以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謀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復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意往在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為不羈縱長酣以為高達諷酒德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為譬以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

云夫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為妄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曁無思不服仁風淳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皇誥訓導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頼在朝之士有位之人宜尅已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為度順經以為德悟昏飲之美疢審敬慎之彌榮導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曽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

戒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高祖悅之常置左右後又上大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

陽固為治書侍御史曹武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竝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薄而王畿民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常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

張彝宣武時為光祿大夫上歷帝圖表曰臣聞昊穹高

朗尚假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衆流以增大莫不
孤炤不詰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
以自誠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未明舜稱盡善懸諫
鼓以規闕少虞人獻箴規之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
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思改眷眷於悔往之衢孜孜於
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絶中古經十世而不渝歷
千祀以彌欝伏惟太祖撥亂奕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
才開盪亟旻顯祖以温明之德潤沃九區高祖大聖臨

朝經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翦荆棘徒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部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氊裘之戎漠北穹廬之野重譯納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仁盛于周漢澤教既周武功亦匝猶且濬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鏘玉及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慙專門武闕方畧早荷先帝眷顧之恩末蒙陛下不遺之施陪侍兩宫官歷常伯忝牧秦藩號

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輙私訪舊書竊覲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甲宮愛物之仁釋綱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寞之美可為輝光景行者輙謹編丹青以標戲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罹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莽新簒奪桓

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聰曜鴞視幷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羲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一百七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座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于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沉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宣武善之

北齊魏收後魏孝武時為中書侍郎帝常大發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滎陽鄭伯調之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

張晏之陪文宣後園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

深以慰懷

隋陸知命高祖時為儀同三司見天下一統勸高祖都雒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

劉炫為殿中將軍開皇中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剋炫言方驗

蘇威為光祿大夫從煬帝幸鴈門迴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

唐張蘊古貞觀初自幽州記室直中書省以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深存規戒之體太宗嘉納之賜以束帛焉

謝偃為王府功曹太宗聞而名見獻惟皇誡德賦以申諷諫

郭山惲中宗時為國子司業帝數與近臣及修文館學士宴游或令各效伎藝以為咲樂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将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将軍張洽舞黃麞左金吾将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車

駕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劾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兩篇帝許之山惲先歌鹿鳴篇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賔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賔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又歌蟋蟀篇曰蟋蟀在堂歳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以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歳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以太康職司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

蹶山惲奏此歌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辭規諷恐忤旨
遽催促止之

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嘗與宰臣貴戚內宴
酒酣遞唱迴波樂甚喧雜失禮次至景伯歌曰迴波爾
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禮飲只合三爵君臣雜混非宜
席為之散時人稱之

鄧汪為長上果毅延載年檢校內史李昭德用事為朝
野所惡汪著石論數千言備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

人逢宏敏遽奏上其書則天謂納言姚璹等曰昭德官為内史身備殊榮若其實如所言足是懸負家國竟坐免為欽州南賔尉

李日知為黄門侍郎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往臨幸從官皆陪賦詩日知獨存規誡其末章曰所願暫思居者逸莫使人稱作者勞論者多賞之

魏知古元宗時為侍中從獵于渭川因獻詩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

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翺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翟想陳倉此慾誠難縱兹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為史虞箴遂孔彰

宋璟開元初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觀省

崔日用為吏部尚書嘗採毛詩大雅小雅二十篇及擬司馬相如封禪書因玄宗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

告成之事玄宗省表嘉嘆賜衣一副帛五十疋以酬其意

裴諝建中初為金吾將軍以法吏舞文多挾宿怨因獻獄官箴以諷

杜希積功至朔方軍節度使嘗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

蔣乂本名武元和中嘗因奏對為上言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臣下亦當順承上意因請改名乂憲宗悅而從

之時討王承宗兵初罷又恐天子易於用武故因以此
諷焉
柳公綽元和中為吏部郎中獻太醫箴曰惟天布寒暑
不私於人品類既一崇高以均惟人謹好愛能保其身
清靜無瑕輝光以親寒暑滿天地之間浹肌膚於外好
愛溢耳目之前誘心志於內端潔為隄奔射猶敗氣行
無間隙不在大膂聖之姿清明絕俗心正無邪志高寡
欲謂天高矣氛蒙晦之謂地厚矣橫流潰之聖情超越

萬方賴之飲食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衣服所以表德
也侈則生慢惟過與侈生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亦伺
之聖心不惑孰能移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
叱咤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為累不養其外前修所忌聖
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氣而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
凝則成巧必喪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為之
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心靜樂行體知道
全然後能德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庶

政有官羣藝有署臣司太醫敢告諸御上深嘆賞之降

中使勞問

韋處厚為中書舍人翰林侍講學士時穆宗以幼主荒

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啟道性靈乃銓擇

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身居廉鎮乃心王室遣使獻丹

扆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

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

忤然臣切念拔自先聖徧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
上負靈鑑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常獻大明賦以諷頗
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繇是心昔張敞之守
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
舊史頗知官箴雖在踈遠猶思獻替謹獻丹扆箴六首
仰塵睿鑒伏積兢惶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
盡意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
徼求翫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雅諷信任羣小也

防微諷輕出遊幸也敬宗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荅詔頒嘉納其心焉

漢張允初仕晉為左散騎常侍天福初允以國朝頻有肆赦乃進駮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吳漢疾篤帝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無為赦耳如是者何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亦不以為無恩為罰有罪故也切覩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

開獄牢以放囚奐感天地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彼何疎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自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為惡曰國家好行捨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國家教民為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捨為惡之人而便變災為福則又是天助其惡民也細而察之必不然矣儻或天降之災蓋欲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卹鰥寡正刑罰不濫捨

有罪不僭殺無辜使美化行於天下聖德聞於上則雖有水旱亦不為沴矣豈以濫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德乎是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云張允位居近侍志奉遠圖屬將來之助致小康覩已往之頻行大赦若惠姦稍甚則蠹政亦多推恩務洽於華夷作解憤調於疎數所貢論宜付史館

册府元龜卷五百二十三